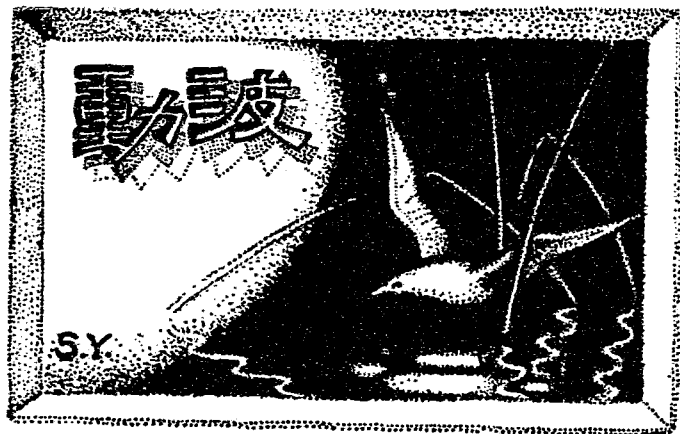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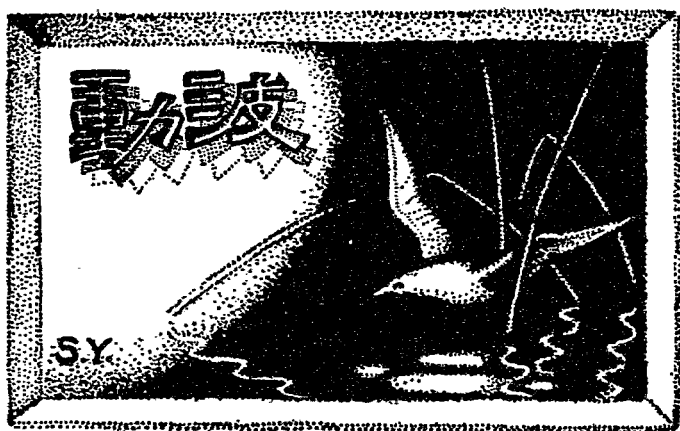
呈
繳



宗

臨

848
459



自 識

波 動

去年在海程上，無論是望着天星，無論是聽着波濤，外面雖呈現出茫然的狀態，而內心却感到深的不安。時有如閃似的思想與感想，浮於心頭，記錄下來，叫作『波動』，無非想說出在一切狂動之中，我的生活也在波動着。生活便是波動。無論何人，都處伏在這個律例之下。在此，我們所能努力者，只有求波動的平衡。各個人都有

其求平衡的法則，得到與否，誰也難以預定，但不能自止的去摸索，却都是一樣的。因為我們既不能毀滅自己周圍的顛盪，我們更不能阻止自己的生活，在生活上，我們失掉了選擇的自由，正如在夢中不能伸用自己的意志的。因之，我之作此，可以說是被動的，偶然的。其間不會有奇偉的理論，幽深的探討，自是當然的。

可是，人都愛追想過去。敢於印此者，即是爲了紀念過去的生活，同時分贈給幾位朋友，也算我海程上帶回的些禮物。其於非分的奢望，是絲毫沒有的。

北平，一九三四年四月一日。

848
459

次目動波

目次

自識

人性的兩種現象

東歸之先

意大利

水城

伊瑞尼海

矛盾

紅海所思

人的慾望



3 0526 6765 0

次目動波

亞丁的燈塔
死
船上的電影
由電影聯想到小說
孟買
海的頌語
一個早上
哥倫布以後
新嘉坡以後
夢

人性的兩種現象

將人與物表現的各種狀態，我們一一深究下去，其間隱匿着使人費解的神秘，要人去咀嚼，誘人去追想。

在這些最奇突的現象中，笑與哭怕是最耐人玩味吧？牠們像是來自高不可及的峰頂，使人望之而生畏；牠們像是兩個極端相反的情人，爲神秘的電流所接連起來；牠們在人心中日夜無倦底工作，一直到最後的末日。



人性之中，有種不可爲人手觸目視的潛力，以其表現濃淡之故，遂成爲笑與哭。可是，牠們只是人性潛力暴發的結果，却非人性潛力的本身。因爲他的本身是愛。

造成愛的基本動力，是『關係』。表現愛的方式，是笑與哭。在人類生活上，『關係』成了唯一的原素，牠的急切，較之水之於魚，更爲必需的。人與人之間，人與物之間，無時無地，沒有不發現牠的形跡，因之，想到笑與哭的情狀，像是初春的美夢，使人神馳而心怡的。

笑是『關係』的外形，牠是現在的；哭是『關係』的內心，牠是過去的。牠們又像是兩種自然的語言：一種是失掉了和諧，在不得已的情況中，所發出的；一種却是感到需要，自然底流露出來。

當『關係』失掉了牠的相稱之時，其間會有笑的存在。一個孩童，想摘下月亮當球踢，不能達到目的，伏在臺級上大哭，這自是可笑的。因為『關係』失掉了牠的相稱，目的太大，而結果太小了。

諷刺即是利用此種原則：起始，諷刺者與其對象分離，各守疆域；繼而，使彼此相差，一高一低，或一遠一近

，「關係」因之破裂，笑亦自然而生。個性強的人，常是不肯笑的，但也有例外，因為環境所迫，把笑亦變成一種世故了。思想深刻的人，常是不肯笑的，但也有例外，因為對象的平庸，笑變為一種蔑視的表情。

善於使人發笑的諷刺者，常有深厚自我的思想。他止於細事與外形，却乘人不備，放出毒辣的鋒芒。不只如此，殘酷亦能使人發笑，在羅馬時代，將人作為蠟燭，淫樂夜舞的奈宏，不是歷史上一個善笑的人君嗎？

他笑，因為他止於外形，被笑者對他是失掉了『關係』的平衡的。倘使他往下深究，在他發笑的事實上，誰能

說不發現另一種情緒，而自悲自泣哩？

×

×

×

有如站在井口一樣，淚是人性井中使人發暈的活水。牠來自很深，很隱密的地方。便是那個流淚者，只感到發洩的必要，而不知究竟來自何處。淚不是純粹悲哀的表現，正如笑非絕對歡樂的象徵。世間有多少可喜可慶的事，不是反使人涕淚滂沱麼？

淚是回憶下壓榨的晶露，生命上往事煉究的純金，因為，在蜉蝣的生命上，回憶與往事滿盛着人與人及人與物的『關係』。

我們愛那過去的回憶，因為那上邊刻着我們已逝的生命。過去會將那些細事排開，抓住往事的重心，將超過時間與空間的現實，展放在眼前，要我們去觀看。於是，傷我的往跡，亦消滅了悔恨的心緒；當年可笑的瑣事，亦成為涕哭的原因。介乎母子，夫婦，朋友之間，誰能够不在苦辣的淚波中，去沈溺幾次哩？

涕哭者的心緒，不常是苦痛的；有時他反感到愉快。那不是一種普遍的現象麼，一個人正在流淚之時，你去安慰他，他反說：『我並不難過！』他的眼淚仍然滔滔底流着，他口上却浮現出最真實的微笑。

x
x
x
爲我東歸流淚的朋友們呵，我們的「關係」上，又多了
一段寶貴的回憶，我在此要誠懇底紀念你們。

東歸之先

在我東歸之先，雖說期間短促，却是我年來生活上，
一次很大的變更。我柔怯的心，絞纏在生活粗笨的線中，
我要把他抽出來，織繡成一個紀念，送給將別與未見的朋

友們！

x

x

x

八月以先，我預計仍留在瑞士，繼續我方才開始的工作。一月未過，我已上了意國的郵船，送我回到久別的祖國。追想起我這次的變化，追想起瑣碎的事蹟，一幕一幕，沒有不動我的心靈，像是含有迷離的魔力，抓住我，要我來回思，又要我來緘默！

但是，緘默何能哩？我已別的朋友們，我未見的朋友們，時間與空間雖可限制我們的實體，但是，他們限制不住我們的思想，我要把這思想移在紙上，送給你們。再則

，我要問你們：在你們的生活上，不是也深刻着震動全身的這種情調麼？

x

x

x

在我確定行期之時，給我只留下一禮拜了。時間雖是短促，對我反變成悠長。我生怕這七天的逃開，又盼他急速的過去。一方面，想去看那些仁至義盡的朋友，對他們告別，他方面，又怕見到他們，無話可說。我徘徊在詳靜的園中，我自己想：『告別也是一種世故，又何必多此一舉哩？干淨些，再干淨些，死才是最忠實的告別呵！』因之，我的行程，成爲一件公開的祕密，我願人曉得我要走

了，我又怕人曉得我要走了！這種曲折，矛盾的心緒，我還能够再多說什麼？

雖然我在不安之中，我要竭力來克制自己，壓服這種不安的心緒，要當作若無所事。有時，還想出些自慰的話來：人生便是聚散離合，瑞士又非我的祖國！但是，愈克制，而我感到的反應愈激烈。朋友們看到我，總是浮露出和藹的微笑，雪若也不迫我打球了。……在他們每個的臉上，都表現出這句神祕的話：你沒有多的時間，我們不來糾纏你，讓你去安置你的行裝吧！

我生活在不知所以，時時波動的一個新世界內。

在這個「老而更老，新而更新」的伏利堡城中，消磨了我五年的光陰，想起來，他成了一件留戀難捨的東西，我追思他的心情，和月夜思故鄉的悲哀，如同一條絃上所發出的！我留戀他，因為我留戀我已逝的生命。沙里納河上的薄霧，尼可拉大教堂的鐘聲，甘寨與若雪的晚步，還有山屋的歌曲，一切的一切，都成了我情感生活上的滋養品，似乎是片刻不可分離的。站在風馳的甲板之上，望着無涯的天海，他們像是排列在我眼前，伴送我孤獨的東歸！他們似在惜別，他們又似在狂歡，便是那雲生馬頭的懸

橋，充滿詩意的槐樹，也像在我面前說：朋友，珍重吧，我們要離別了！

這種不可捉摸的心緒，似乎不完全是多情，却是在乎我天性的怯弱，自從三四年來，覺哥來信，總是說：能够在外邊多住幾天，還是在外邊好，你一回來，便後悔了！又加上家中的來信，總是責備忘掉了一切，人生如是多魔，我該如何處理自己哩？可是，自己又問：這次蒼卒的東歸，誰知道有什麼風浪，要生在我的眼前哩？

x

x

x

望着窗下東去的火車，常引起我不能自主的幻想；再

過幾日，他要帶我到一塊不知道的地方；再過幾日，便會看到些奇花異草；再過些日子，便會看到我破碎的祖國，蒼老的慈母，我會睡在生我的坑上，我會看到寺中的高松。……呵！走吧！快些走吧！

地板上，橫睡着三個大木箱，要將我的書籍都封在裏邊。我不願收拾行裝，更不願收拾書籍，在我的心上，書籍便是我的生命，我不會相信和他們是該分離的！我心上，深感到一種空虛，這種情調，宛如在入殮自己的親友，分外難過。

須要親手把他們一一撫摩過，爲着再撫摩到我的回憶

！人總是迷戀骸骨，何況又是自己的哩？

這些書，七橫八倒的睡在箱中，擠了又擠，填了又填，爲着我們生活在一齊！有時從箱中取出，放在另一個內，說要帶他們東歸；又有時仍放在內邊，還是把他們留下吧！這種不定的心緒，無非是不願來親手封他，我笑我自己。走的前兩日，我向顯之說：你代我封住他們吧！他答應了，因爲他從未拒絕過我的請求，我驚喜他這種勇氣，他肯做這件我不願做的事！唉！誰知道他和我一樣，他總是推移。及至我走時，依然留下三個開口的木箱，僵睡在地板之上。

未來的畫家呵，在波濤震動之上，我向你致這點微念：「自從我告他說行期確定之後，他的行為態度都變了。他故意設出許多方法，使我寧靜，又幫我收拾行裝，又爲我計劃到上海的防禦，他說上海人是專欺負外來的！縱使他如是，他不會深藏起他中心的波動，他本來不肯多言，而今，已變成一個啞子了。我們曉得作祟的原因，可是我們不敢往下深究，像是一張蟬翼似的薄紙，誰也不肯把他穿破，當我們面對之時，我們成爲路人，爲要擊破笨重的沈靜，我們只有苦笑！我們知道再過幾日，便會烏各投林

x

x

x

，將一切交付給那個渺茫的未來。不然，我們坐在床邊，一直坐到半夜，反覆不已的說：真的，你要走了！真的！我要走了！

我曾追尋過這種情感的成分，我不斷的証實了這條律例：所謂朋友的情感，其形成是在兩人之間，追尋他們的相同與相異。我說相同，因為朋友間有個共同的目的，而這個目的，必超出物質之外，要永生不變的。我說相異，因為要從自我中逃出，走到非我之中，同時從非我者之身上，要不斷的發現了自我的存在。朋友不是完全相同的，也不是完全相異的。

在銀白色的月光下，我們挽着手，無目的的行走。我們浸漬在神秘的夜色內。我們由夜色談到藝術，由藝術談到自然與人生。可是最後的着落，每次總歸結到我的旅行之上。我們說：一個人的生活，該常常改變的！我們說：八年了，看不見祖國，該回去看看他破碎的景像！我們說：明年此時，又會在此散步！我們將一切都推在未來的身上，你這漂渺的未來呵！你能够保証我們的期待麼？

爲了不能同我行走，多點要送我到泊爾尼，爲了禁不住寂寞，顯之要回巴黎；於是泊爾尼的車站，車窗下，成

x

x

x

爲我旅行前最後的犧牲。我要問世間那一件較真的東西，不是犧牲換來的？而那一種犧牲，又不是血和淚留所成的車開了，向着東南方馳行。

禁不住的眼淚，自然底流着。我不願再看他們，我藏在車箱的一角。對面的一位中年的婦人，拉我的手，她要安慰我，我却像孩子一樣，放聲哭了。她不斷的說：兄弟分離，自然是難過的！

從這位不相識的婦人手中，我接受到如此豐厚的贈與。我深思人類的摯愛。

x

x

x

已四日了，我坐在海船之上。我不斷的想念你。每逢揭開你裝置的行篋，我不忍搗亂衣服與書籍的位置，因為那上邊烙印着你的心靈與手跡。呵！我再還能多說什麼？

意大利

出桑撲崙遶道之後，車沿馬若湖馳行，入拉丁詩人危爾銳洛的故鄉，曠闊的田間，叢生着芳草佳木，深藍的天，像是浪靜的大海，赤腿的少女，宛如仙子，說着一種如

音樂的語言。這塊迷醉人的地方——意大利——，是文藝復興的慈母，西方文化的搖籃。

如果留心自己情緒的演進，自會體驗出一種神奇的變化。遙望依牆的籐蘿，含笑的繁花，各個感到食生的強慾，血管內，充滿了生命的活力。於是，旅途的苦悶，人事的煩惱，都已飛在九霄雲外，如鷹的視線，却交集在晒衣的村婦與蒼老的教堂身上。這些質撲的影子，有種特別的魔力，使人忘了現實，宛如永久生活在假期中的。

這裡的居民，富有藝術的天才，同時帶着很深的宗教情感；他們生動的靈魂，強烈的情慾，都表現在平凡的舉

動上，愛情的慘劇，斷慾的苦修，都是日常所看見的。

真正代表拉丁文化的民族，不是西班牙，不是法蘭西，却是爲人所蔑視的意大利。因爲意大利人的天才，像是一塊大理石；他的表現，摔脫利害，而應用詩人的直覺。所以，據有民族意識的意大利人，同時亦是藝術家。並非偏執己見，故意如此驕張，實由他們的生活，處處含有詩歌與繪畫。頌歌正義的但丁，雕刻罪惡的米該郎，冒險的加里波得，都不是好的証據嗎？

誰曾見過一個真的藝人，不夢想他的作品哩？誰曾見過一個真的藝人，不建設他的作品哩？誰可找出意大利的

作品，不含有詩意而非大理石所雕成哩？莫索里尼是一個泥匠，指甲上猶藏着水門汀的遺痕，現在不是建築他民衆的皇宮嗎？他的眼睛，非如照像上那樣冷酷，據同他要好的人說，這個窮記者的眼內，時時反射出詩人失戀的光芒。他是全歐洲的偉大的藝術家。

意大利像一個落魄的才子，不遇時的賢人。自從西羅馬滅亡之後，一跌不振，爲外族侵凌，便是歐戰之前，薩克遜人種，高倡其優秀，而鄙棄拉丁民族之低能，意大利人深感到無可奈何的侮辱，十九世紀的統一，國家主義的勃興，即是反抗此種蔑視的暴發。他們奮鬥，他們戰勝，

便是領土無落日的帝國，於今不也是戚戚戒備麼？

這種特殊的光榮，來自深遠的遺傳。羅馬的紀律，基督教的組織，尚理智，重權威，與現今的意大利，溶化在一齊，宛如威尼斯的運河，雖在閭巷之中，却與汪洋大海，互相連接起來。莫索里尼，以恢復古羅馬光榮爲職志，其雄心勃勃，怕是近代史上，特出的一個怪物吧？

水 城

威尼斯隱居在海中，永遠保持着他的特質。

在羅馬完結了殘命之後，威尼斯出自海中的泡沫，自由地發展，超脫時間，像是湖上的一朵睡蓮。和諧的水聲，日夜歌咏他的奇妙，飛舞的波濤，四時祝賀他的嬌艷，他是雲天與海天間最完美的藝術作品。

多少失意的靈魂，遁在他的羽翼之下。在西人的意識上，他是人間的仙島，海上的迷宮。以本質言，他是超人的，神秘的；以表情論，他是音樂的，寂寞的。他的孤獨，使人神往；他的生動，又使人心醉，似乎人間的爭鬥與罪惡，不存於其間的。

這是一個宗教的水城：少婦們柔白的胸前，擺動着金色的聖像；橋端與屋角，供養着含笑的聖母；在古時國王嚴重的諭示中，曾宣佈底說：

「這是萬能物主祝福的城市，要在一切暴亂內，他成爲一塊安慰的地方。」

這句話不爲過分的。在中世紀，信仰堅固的人們，將威尼斯看做一塊靈地。自十字軍東征起，中世紀的宗教史，可稱爲威尼斯的歷史。

這也是一個含有詩意的水城：那裏藏有許多神奇的傳

述，英人洛思庚，特愛此種奇幻的故事。

第一個故事，約在一千三百四十年：於暴風雨之夜，巡行海岸的漁舟，沉入海內，漁人在萬險之中，忽然碰着三人，衣冠奇突，神態飄逸，要他與海爭鬥，使之測此陰暗的深淵正在此時，比夜更黑的船，滿載魔鬼，忽然湧出，而三人各舉手作一十字，黑舟隨即消滅了。三者中之一，爲聖馬可，給漁人一個指環，要他獻給威尼斯的王公，做爲陰夜奇蹟的証據。

畫家鮑爾道奈，將這種傳述，作爲材料，繪成不朽的傑作，一張題爲『地獄之舟』，一張題爲『奉獻指環』。

第二個傳述，時期更爲久遠。在六百四十年，爲逃避殘殺，馬尼士主教，來到這個島上。有一天，他看到如燃的紅雲，加粉的白雲，夾着各色的鳥獸，自天空飛來，分散在島上。於是，按着各色所指的地點，他建築救主與聖母等的教堂。在藝術上，威尼斯有絕頂的成功，尤其是色彩的調和，我們能說他不受這個故事影響嗎？

x
x
x

威尼斯握有海上的霸權，他又吸收了東西羅馬的文化，在歷史與藝術上，形成一個特別的地方，幾乎要跳出人類文化以外。把獅子作爲他們城市的象徵，這樣高傲的情

緒，表現在每年的八月十五。在一千一百七十八年，威尼
斯打退日爾曼帝國，教皇向他們說：

『因勝利之權，此後的海是完全屬於你們的。』

x

x

x

我徘徊在橋上，又徘徊在這些回憶之中，當夜神籠罩
了這個水城之後，

依着聖馬可的石欄，

在秋天的月夜，

聽漁人的槳聲與歌聲。

伊 瑤 尼 海

九月十一日，船入了深藍怒波的伊瑤尼海中，偉大的海呵，想到你奇幻的神話，想到你是文化的橋樑，渺渺的我，能不向你頂禮？

因為你身上含有不可思議的神祕，我想到生天生地生萬物的真宰。「水之積也不厚，則其負大舟也無力，」而今，在你身上遨遊的這隻郵船，不也像兒童手中所放的紙

爲嗎？既然，你是無限的偉大，你又無限的幽深，你紫藍色的柔體，永睡在不變的月下，如其你不是眞宰的化身，何以永遠和諧不變哩？我之生，是有父母的，孤行東還，即是爲了我的慈母。海呵，你也不去看你的父母嗎？抑你便是天地萬物的父母？

芸芸萬物，各歸其根，百年之後，我已化爲塵土，萬年之後，你猶如是，我曉得你已跳出時間以外，那麼，你縱不是眞宰，亦當是他的化身。

我遙望着起伏的海波，消失在緋紅的天雲之下。海呵，偉大的海呵，你是第二個深不可測的雲天。

矛 盾

濱海的人，夢想着聳入雲霄的高山，及至登到山頂，不注視無盡的天空，却看那些山草與野花。山居的人，渴望着波濤洶湧的大海，及至到了海邊，却尋找那些蚌殼與砂礫。這種矛盾的現象，來自人性的本身，他需要動，又不願太動了；需要變，又不願太變了，需要一切，需要虛無，總之，處處都是不滿足的。

在旅行中，更能看到人性的這種現象。

x

x

x

約在半夜，船始到波賽。人們都不肯去睡覺，有的要寫信，有的要打紙牌，更有的，手握一杯啤酒，在那裏死看人。女子們似另有一種消遣，她們只是換衣服。推究她們換衣服的心理，並非爲了自己的身體，却是爲了他人，她們不能沒有俏皮的動機，然而，這種爲他人犧牲的本領，却是女子所特有的。在午飯的時候，潘先生笑向我說：『這個金髮女兒，已經換了三次衣服了！』

有個從英國回來的印度青年，身細而長，臉瘦而黑，

看來，像是營養不足，方才害病起來的。他總是巴結女子，夾雜在脂粉之間，他向她們討好，他很懂她們的心理：什麼時候，該去佔椅子；怎麼樣去奉獻水菓。

在月明星稀之下，他把話匣子搬到甲板上，聲音一動，那幾個依欄遙望，似在期待波賽的女兒，如觸電流，足已在甲板上擺動起來。大家急忙把甲板留開，讓他們逸樂的權利，西俗是敬重女子的，又況在長途旅行之中。其實那些周近的男子，他們的想像，早已沈入往昔舞場的生活，唯恐落後底跑來，繞着留聲機，有足踏着足，在那裏擁擠的轉動。便是，那些着白衣的茶房，亦鵲立其旁，目

灼灼底等一個機會。

x

x

x

「一切的不幸，乃是來自不肯居在自己的家中。」這句名言，可以說盡當代一切罪惡的泉源。當旅人們未到船上時，他們想像那浪花飛舞，波濤洶湧，豫感到一種狂喜狂樂；及至登到船上後，單調的色彩，煩悶的生活，不三日而已厭倦了。因為，他們不需要理智的滿足與情感的調和，他們所需要的是強烈的刺激與暫時的麻醉，便是在他們的愛情上，又何常不是雲來雨過，憧憬剎那間的逸樂哩？

他們依然加勁的跳着，他們要一直跳到波賽。

紅海所思

北歐太冷，印度太熱，中國正在不冷不熱之間，這種恩惠，我們亦引以爲榮，而自相贊美。小學校教科書上說：

：『中國地大物博，氣候溫良……』

如果將冷看作理智，將熱看作情感，即我們兩者皆缺？理智既不精密，情感又何常豐富哩？反之，我們所有的

只是折衷，調和，不激底，差不多。

北歐的冷風，吹來高深的學術；印度的熱風，吹來偉大的宗教，試問中國的涼風，吹來的是些什麼？怕只是官感的刺激。

如其要將錯誤，歸之自然，即中國民族，更不可醫治了。不能利用自然的民族，便是文化落後的鐵証，這個是敢斷言的。

實在說，溫涼是平庸的別名。

x

x

x

我在紅海中，看到地獄，看到火宅。

熱風中傳來的波濤聲，像是地獄中的音樂，他使人恐怖，使人煩悶，更使人不安。他那種迴環單調的聲音，似在說：『握有自由的生物呵，你如不善應用，你即是我們中間的過客。』他要人檢查自己的內心，像是死已站在眼前似的。

在各個人的生活中，有時總可擺脫外物，看到內心所反照的一切。其心理，時而安靜，時而焦急，時而自喜，時而悔恨。凡使心痛的罪惡，十之八九，皆由自取，因為自己不能統治自己的內心，行為無確定的原則，於是，生活常在『偶然』之中，宛如風捲的柳絮，可東可西的。

偶然的生活是最危險的，因為他是被動的。

人的慾望

灰色的天，幾乎要接近海面，汗不動而流，個個都躺在長椅上，鴉雀無聲，甲板變為一所養病院。

來了一位頭等艙中的胖人，要找潘先生說話。說些什麼，我不知道，我只聽見這位胖人說：「頭等艙並不舒服，吃飯要穿禮服，甲板上也沒有涼風……」語意間，似在還

羨慕我們！的確，我們吃飯時，可以赤足坦背，不爲任何習慣，人事等所拘束的。

這幾句話，使我聯想到拿破崙皇帝的兒子來。在千八百一十五年，於杜萊利宮內，準備着一個隆重的宴會。其時，皇子尚幼，橫睡在一群貴婦的中間，她們帶着金鈿翠玉，放出迷醉的奇香。室中陳列着米該郎，拉飛兒等的藝術作品，地下站着些奇士與名將。他們的視線，交集在這個孩子的身上，因爲他是拿破崙的兒子，他又是羅馬的帝王。

可是，自宮箇中看出，外面有種相反的景像，使人作

嘔。街上滿堆着淤泥，發出令人頭暈的臭味，幾個頑皮的孩童，穿着破爛衣服，正在那裏遊戲。

當皇子看着這種景像時，臉上浮現出苦痛的神色，沉默底睡在那裏，拒絕人們給他的撫慰。拿破崙走近身邊，向他兒子說：

『你受了什麼委屈？』

『這些東西使我苦痛！』皇子手指着那些繪畫與雕刻。

『這是藝術。』拿破崙回答他。

『這些人們使我苦痛！』皇子手指着那些奇士與名將。

，因為他們正討論各種方針與戰略，這種使世界變色的談話，自然使孩子疲倦的。

『這是天才。』拿破崙說。

『她們使我苦痛！』皇子指着那一群貴婦。

『這是美。』拿破崙皇帝說。同時，他看到兒子的口上，浮盪出一種不可知的慾望，他俯下頭去，又溫和底說：

『你這個貪心不足的小東西，你到底要怎麼？』

『爸爸，我也想到街上，躺在淤泥中，和他們去遊戲

。』

藝術，天才與美，都不能使他滿足，却偏要到淤泥中，方可止息住他慾望的要求。這個故爭，含有兩條不易的真理：（一）人的慾望是無盡的；（二）蜉蝣有限的東西，是不能作爲人的最後的歸宿。

亞丁的燈塔

人與自然的爭鬥，無處不表現着，特别是在近代科學生活之中。堅原的堤壩，深長的隧道，崇高的燈塔，都是人

類征服自然有力的工具，而三者之中，最可使人贊美的，還是燈塔。

自從燈塔降生之後，海上的黑暗，都一齊消滅了。原始的航海家，以天星爲標準，他的生命與財產，完全托付給命運與僥倖；而今在奮鬥之中，另造出一顆天星來，色彩如寶石，光度似太陽，他是航海家的救星，海上黑暗的勁敵。

燈塔是一個偉大的孤獨者，他屹立在寂寞的一隅，在萬物深睡之後，他始出來，不怕冰霜冷露，又不怕風雨襲擊，鼓起他大無畏的精神，不斷底在黑暗裏創造光明，危

險中尋求安全，他是無數航海者的生命。唯其加此，也如人間偉大的靈魂一樣，他召來海波的忌妒，常欲將他毀拆，然而，他立在海邊，永遠不爲外物所動的。

燈塔是航海者的朋友，他不僅指出迷途的路線，他還要加增失望者的勇氣。在暴風雨的黑夜，波飛浪濺，他向那些懸心吊膽的人說：『不要失望，再努力些嚕！縱使風波推殘你們，天星拋棄了你們，然而，我要同你們共患難，分苦痛，傾刻不分離的！放心吧，努力，再努力！』

即是爲此，航海者之母與妻，常愛坐在燈塔的腳下。她們依燈塔而遙望，她們撫摩這塊不言的奇石，她們在石

上泣訴，她們曉得這塊石頭，握着遠行者之生命，她們要從這塊石上，失望中尋求期待，焦急中企謀安寧。

遠在羅馬以先，爾脫利斯人看燈塔是一座祭台，一所廟堂。這不是愚頑的迷信，這是人性極深的要求。在可怕的夜間，他們的心上，也起了狂風暴雨，他們在燈塔的身上，看到有神的存在，去跪下，去祈禱，這是不爲過分，而且很自然的。

也是在一個沒有天星的夜間，船出紅海口，向東馳行，道過亞丁城，一切都沈沒在夜色之間，只見一行疏燈和東南角上的燈塔。

死

九月十五日，大浪。船已到印度洋中。

我躺在長椅上，斜視一昇一降的大海，一手抵着下顎，忽然，覺着該刮鬍子，在我生命的日歷上，又須撕去五頁了。我不能自主的追想：西來的時候，我還沒有鬍子，而今東歸，行篋中添了「把剃鬍鬚的刀子，我知道我的青春，爲他一次一次伐盡了！

送時間死去的海波，似乎也變了他的情調，那不是自
然的頌歌，那是出葬的喪鐘，他引起了死的意念，世間還
有比死更真確的嗎？

生是集聚，死是分離，愛便是牽繩生死的權衡，無論
在何種物體上，這種現象是可看出的。中世紀的那個女子
說：『不幸呵，他不愛！不幸呵，他分離開！』不愛生，
即是與生分離；不愛真理，即是與真理分離，事果如此，
雖永遠保持着桃色的青春，又有何用哩？靈的死比形的死
更為可怕！

我們深睡在想像的甘夢中，我們以為與天地同春，誰

知道一切都結局在死上，而人生的逃走，比影子更爲迅速，利祿的誘惑，痴情的留戀，誰能把握幾何，而非如夢樣的虛空哩？

船上的電影

怕人禁不住單色單音的大海，船上常時要演電影，人們都擁擠在一齊，惟恐交臂失之，而遺恨萬年似的。

演的片子，極其平凡，內容亦很單純。大致是朋友兩

個，準備遠出，放心不下他們的妻子，交給另一位胖的朋友來看管，這確是一件很難的工作。兩位少婦，不安於獨守空床，想了許多方法，跑到海濱，在浴場上，期待一種意外的奇遇。誰想，她們的丈夫，不去上船，亦來到海濱，正在追逐一個少女。中間經過些不近情的事實，四人忽然碰在一齊。始而互相驚異，繼而互相咒罵，終於互相和好，不是因為他們能够容忍，乃是各自感到強烈的需要，以滿足官感的刺激。

這種片子，出自美國，是近代生活的寫真，最適合一般人的要求。這種藝術成功的秘訣，是迎合肉感與想像的

需要，觀看這種作品的人們，感覺受了物的刺激，想像受了新的擴大，於是，他們麻醉，在自己的腦中，另造出一個奇幻的世界，將過去與未來一切的生活，放置在裏邊。但是藝術却不能爲物與新所獨霸的，因爲藝術是建設在真上，我們能够說，真的構成，僅只是物與新嗎？

現代一般人的生活，是想像的，是刺激的。他們的行爲，又都是被動的，機械的。這種沒有智慧成分的生活，常是放在盲動之中，日改日化，自己也不知道是爲什麼！

西方大城市之中，新婚者不願租房屋，組織一個家室，却喜歡住在旅館內，將窗門封閉，到疲倦之時，始回去

休息。他們才是永遠的旅行者，在飯店吃飯，餘時即消磨在舞場與影院之中。倘如要問他們，何以生活在外邊？他們重覆不已的回答：我們禁不住家中的煩悶呀！

爲何他們期待着婚後的幸福，而所得適乎其反哩？爲何家中煩悶，不謀改善，而却逃避在游藝場中哩？實在說，他們的結合，沒有精神，只重肉體，沒有理智，只是想像，他們把一切都當作遊戲。

我認識一位五十歲的婦人，她女兒婚後便住在巴黎，她常向我訴述思念女兒的苦痛。有一天，我問她：『既然如是，你爲何不到巴黎，同他們住在一齊哩？』這位婦人

沈思了許久，像是有種說不出的隱痛，最後才說：『先生，我過不慣他們的生活！』我看到她的眼內，含蓄着悲哀的熱淚，她接着又說：『他們的生活，是電影的生活，我老了，難和他們合在一齊！』

由電影聯想到小說

一位醫生的太太，穿着睡衣，躺在長椅上看小說。別一位醫生的太太，迎面走來，笑向她說：

『親愛的，你在看什麼？』

『我看一本小说，你瞧。』

『唔，這本小说，在電影內已演過了。近幾年來，我從沒有買過小說，煩悶的時候，我便到電影院，用不着兩個鐘頭，我已把他看完了。』……

x

x

x

近代一切摩登的智識，都是從電影中等來，我聽了她們的談話後，我便聯想到小說。

小說是十九世紀的產物，牠進到文壇上，唯我獨尊底佔據着，牠使人留戀，成為近代生活上的必需品。

或許人們驚奇，以為小說是與文學俱來的。在文學史上，他所據有的位置，正如邏輯學在哲學史上的一樣。從希臘描寫牧羊人的生活起，到中世紀敘述騎士的戀愛終，小說的產數，真是汗牛充棟，難以數計的。

我承認這種事實，但與我所說的小說，名同而質異的。在古代的時候，小說是想像上的一種遊戲，牠並不表現實際的生活，牠只描寫光怪陸離的冒險，以及似是而非的愛情，他不敢描寫實際生活，因為實際生活像是海中的暗礁，碰在上面，他便會死去。如果我們要用一句話，將他歸納回來，即古代的小說，是關於神奇冒險雄辯式的接連

的描寫。

人們的想像，常想找一塊寄托的地方，因為人們可生
活在一個超現實的境界內。因之，小說可使人逃脫現實，
給與人們減輕煩悶的安慰。

這種現象，是來自生活的要求。古代的生活，是多方
面的，日與自然爲伍；近代的生活，是經濟的，一個人爲
了他的生活，須把田園拋開！然而，物質的力量，遠非我
們想像所及，昔日以娛樂爲職責的小說，而今成爲實際生
活的寫真，由自然走入社會，寫實派的成功，受人歡迎，
其原因即在此。

以描寫實際生活爲目的的小說，常是缺乏道德的觀念，因爲是小說之故。同時，沒有鑑賞能力的讀者，最易接受此種小說的影響，因爲所敘述的內容，似是實際生活！所以，此種小說有一時的成功，而却難以久遠。我想，以新奇與刺激爲目的的電影，將來亦會遭遇同樣的命運。

孟 買

醒後，船已停在孟買了。我感到一種強烈的慾望，想

一足便踏到西天古佛的聖地。因為在中國人的腦中，印度的觀念，特別深刻，不只歷史的背景，給我們許多的回憶，而目前的國際地位，更引起我們的同病相憐。

可是，我在街上轉了四個鐘頭，看了許多東西，要不是高大的棕櫚樹，我覺着與歐洲濱海的城市一樣。既沒有看到一所古剎，又沒有見到一頂寶塔，我所見到的，只是些色磚相間的樓房，這不是唐僧取經的西天，這是英國皇帝的萬牲園。

這個城內，好像是沒有女人與兒童似的。街上的行人，都是些徘徊以病的男子，他們瘦黑的腿，像風中吹乾的

羊肉，走起來，另有一種節奏，襯衣長垂，布裙曳起，宛如割草回來的村婦。有穿西裝，赤足騎摩托車的少年，有把雨傘掛在肩上，巷口彷徨的老人，這些人們所表現出的，是游惰，柔弱與安樂。

他們橫睡在街上，從春至秋，從秋至春，一方面，使人想到自然的恩惠，那方面，使人憎惡東方人的惡根性。西方人是靠『人』的，東方人是靠『神』的，我在孟買証實了這個思想。但是中國哩，怕還不及印度吧！

忍受苦痛，似是印度人的特色。在孟買街上，我沒有看到一個笑容，好像他們都是煩悶的。但是，盲目的忍受

，不思反抗，這並非是靈的偉大，乃是靈的怯弱！也許我的觀察是錯誤的，可是孟買給我的印像，確是如此。

歸來納悶，心上實在不痛快，我想：恒河之畔，不生松柏，只長蒿草，這並非佛的錯過。而中國哩？沙漠！沙漠……

一位先生問我在孟買的感想，我告他說，他想了許久，最後，他說：你不知道，上海比此地更糟！

海的頌語

海呵！我愛你的忠實，黎明之時，你是我思想上唯一的訪問者。

海呵！我愛你的質樸，你常是穿着藍衣，永睡在幻變的天雲之下。

海呵！我愛你的寬洪，雖有百川的衝來，你常是保持着平衡的波動。

海呵！我愛你的魔力，在交織的銀星之下，你引我到一塊迷戀的地方。

海呵！我愛你的痴情，這次雖仍是獨行，你送我，從西至東，一直到黃浦灘邊。

海呵！我坐在你波動的身上，我能够永久的坐着麼？
沒有一個時候，也如新婚的少女一樣：

『她的喊，她倒下，她倒在海波的中心。』

——A. Chénier : La Jeune Tarantine.

一個早上

早上四點鐘，我夢見仍在瑞士，又是在母親的夢中，
野棣挽着我的手，在扁柏的林間飛奔。醒來，獨自一個，

披衣坐在床上，還似在夢中。

門外燈光依稀，寂然無聲，只有永無疲倦的海波，自窗外吶喊，要喚醒做夢的旅人。到甲板，站在船頭，海風溫涼，更增加惆悵的心緒，極目四望，更遠處，海與夜化合在一齊，想像把我移到一個神奇的世界內，自己渺小的像一粒芥子。

海夜的沉靜，使人更為恐怖，一切都藏在不可突破的黑暗內，沒有光明，沒有希望，彷彿一個盲人的生活。舟行擊水而起的怒波，要無情底破壞這隻孤舟，鐵錨的粗鍊，宛如少女手中的絨線，極不堅固的。順着舟行的方向，

由近而遠，我想找着自己歸宿的地方：白色的泡沫，在燈光下，反射出彩虹的顏色，微遠處，深藍的海面，像意大利春初的雲天，更遠處，黑暗的靜海，只能爲想像所及，永遠在那裏波動。這不是我們的世界嗎？也向着黑暗處走着，在這種不堅固的海波之上。何處是我的歸宿？

東方發出一線白光，那後面隱着血似的一輪紅日。

哥崙布以後

自西而東，我的心情日日改變。變化最劇烈的地方，不在蘇夷士，不在孟買，是在幽靜的哥倫布。八年不見的人力車，憩息在繁花之下，他們安然自得，我曉得已回到祖國去了。

幾個西人，初次看到人力車，他們站在那邊出神。一個美麗的少婦，她現出戀戀的神態，好像不解爲什麼人要做這種工作。別一個高大強悍的西人，不耐煩底向她說：『我的朋友，你只要看，到上海後，可要叫你看個十足。』

人力車，便是東西分界的地方。這裏並無所謂什麼弱肉強食，什麼經濟壓迫，因爲這種理論，不只東方爲然，

西方也是一樣的。西方對人的觀念，不只是社會的一個個體，而且是神的變形，人身上含有不可侵犯的尊嚴。東方沒有人的觀念，他只有一個編狹的家庭，因之，爲了祖宗與子孫，東方人便縛束在這條鎖鏈上，永遠無解脫的一日！有多少家庭，便有多少國家，既沒有個人生活，更沒有社會生活，只要是爲了家庭，什麼非人道的事，都可做出，什麼最大的侮辱，都可忍受。

幾時我們也能過點人的生活哩？

x

x

x

明早上，便會看到新嘉坡。以後，即是我的祖國！

我正在幻想的時候，一個德國女子在那邊哭，她的眼很紅，淚珠很大，我從未見過那樣大的淚珠，像撥點似的。我推想，她有很深的悲哀。

同行的十幾個女子當中，她是一個最快樂的，她也是一個最溫和而爽直的。有人說她懂得五種語言，要到中國謀生活，有人說那個美國的少年，便是她的丈夫，因為他們食即同坐，行即相依，有人說她是個……

她為什麼哭哩？在這風平浪靜的海上，正不該這樣悲哀呀？敢是她思鄉嗎？敢是她失戀嗎？敢是她接到不好的消息嗎？我爲她亂想。

次日我正在鋼琴的一角，孩子的哭聲中，寫一封寄往瑞士的信，她忽然坐在我的眼前，似乎她在想問我些什麼的！她笑的說：『我可用你的墨水嗎？』我急忙送給她，我順便問她：『你到什麼地方？』她高興地說：『我到南京，我的丈夫是一個中國人！』我們強談了不少的話，但是總未涉及為何她哭的原因。

我自己想：她也未必知道，有許多女子哭是不爲什麼的！她們的眼淚，像秋雨似的洒着，一直到疲倦爲止。

x x x

偶然，在書本中發現了一張像片，我的心又跑到雨哈

山下，朋友呵，你知道我在思念你哩，不能說我沒有點悲哀，但是，他爲印度的水，根形到小不可言了。我看見你倦臥在窗前，暴風雨吹拆的秋菊，在窗外嘆息，他們似在嘆息你的命運，你失望地看着高不可及的繁星！朋友呵，你曉得海上的星是如何美麗哩！他們是人間排擠出的詩人，他們奏着和美的鈞天廣樂，要安慰失意的人們。如果，我們不泥於強烈自我的要求，即我們並非孤獨，一草一木，一鳥一獸，又何常不是永遠的伴侶哩？你不是也曾贊美過我們詩人的名言嗎？「自其不變者而觀之，則物與我皆無盡也。」天上的星星，都是如此的安慰我們。

你不是說：百川所以匯海，爲着有愛的緣故，因而大愛所積之處，在人爲心，在物爲海，心弦的跳動，海波的諧鳴，都是愛的頌歌，而今，我坐在波上，你生在我的心中，物我合而爲一，還有什麼希求？

新嘉坡以後

到新嘉坡，雖未睡到祖國的懷中，却已牽住他的衣襟，我心中又快樂，又不安。想起我八年前的出國，未嘗沒

有以救國自任的豪氣，艚中的孤獨，生活的不定，都覺着沒有什麼重要，不怨天尤人的，因為：

「埋骨何須桑梓地，人生無處不青山。」

我將這兩句話深刻在自己的心上。所以，愈接近祖國，檢查自己內心的地方愈多，應該坦底說：雖然嗜愛佛天，真經尚未取得！

x

x

x

初到歐洲的時候，常偷笑那些老學生，近三四年來，自己亦爲人所嘲笑，這是循環的懲罰，但是，最重的懲罰，是站在事實的前面，我自己追問：我所學的東西，能够

給我如磐石底穩固而掙脫了如覆薄冰的心緒嗎？

我落在極深的苦痛中。

也如落在水中一樣，自己未常不願逃出，求一安穩的淨地。但是，五光十彩的變化，迷漫了自己的方向。自己的意識上，織繡出荒涼與陰暗的繪畫，其結果，不是熱愛，乃是遺忘，不是奮鬥，乃是逃避！

x

x

x

來瑞士過暑假的新同學們，在相談的時候，他們總是悲觀與懷疑，他們悲觀祖國的不幸，他們懷疑自己學業的未來，在奮慨之餘，他們誠懇底向我說：

『中國變的很快，你該回去看看囉！』
我急而好奇的心，隨着發問：

『中國如何變化，變化到那種程度？』
他們不做聲了，過了許久笨重的沉靜，最後總是這句永不變更的話：『反正中國同以先不一樣了！』

自從三年來，每年總有一兩次，往國內去信，決定回去，覆信尚未收到，又去信更正，歸期移至來年，我的心如轆轤般轉的不安，正像不在腔子內似的。

x

x

x

祖國已在眼前，船上直爽的同伴，互相詰問今後的行

跡，十之七八，總是長吁短嘆，咀咒國家對他的苛刻，社會對他的不平。不然，便是怨自己不會隨波逐流，依附權門。他們原初的理想美夢，都爲無情的現實擊碎，不客氣的揭示在眼前。於是，天性怯弱者，反拆在自己身上，做一個避秦的漁人，天性倔強者，澎湃的熱情，亦隨即煙消雲散，而落在逸樂之內。便是以留學爲光榮的學子，且以這國比那國可驕，或許會有偶然的成功，其結果，於國家社會，都無所補！

x

x

x

未到香港之時，一位同伴向我說：「你回去，可以看

到許多舊友，這是一種快樂。」那時候，我的朋友們的影子，一一展開在心上，我看到他們的憂鬱，他們的傷痕，我慢慢說：「深怕『拆箭邀愁人，相逢只談愁！』自然，我是不願如此的。」

夢

在海程將完的前一夜，我夢見回到祖國，非常失望，自悔沒有聽覺哥的話，心中焦急，但是無可奈何，忽然，

看了一位瑞士的朋友，她同我在園中一齊走着，她問我何時回中國哩？我始知仍在瑞士，心中狂喜，笑向她說：我不回去了！

醒來，我睡在海波上，再有十二個鐘頭，船便要停在浦東。我心中覺着有點惆悵，正像是不該此時回來的：但米已成粥，又將奈何？

爲了抑制我不安的心緒，我分折夢的構成。

夢如女子一樣，他使人苦痛，他又使人留戀。他身上帶着一條神秘的線索，將哲人與詩人們繫維住，使他們啼笑與哭泣。所以，有的把他比做人生，真與假是沒有分別

的，有的把他當做幸福的園地，那裡沒有罪惡，只有光明。這個神奇的現象，曾引起多少人的贊賞與嘆息！

要在醒的時候，去說明一個睡着的現象，無論是那一個忠誠的人，只有依據他的記憶，去對夢下一結論，作一斷語。但是，誰都知道記憶給人的証據，不是確而不變，永遠不易的。不只如此，縱使我們無心，我們却常要彌補自己的夢，使之邏輯化，特是那些神經銳敏的女子們，她們會將夢變作一個達目的的手段。因之，夢的心理，變到極困難的地步，因為我們不能同時睡着與同時醒着，使我們掠住夢的真實，還給他一個本來的面目。

夢是產生在睡覺之間，這是誰都知道的！但是睡覺是什麼哩？我們需要睡覺，我們每天去睡覺，那時候，血液仍循環，呼吸仍工作，可是意識的作用，却完全停止了。眼閉着，耳不能聽，思維亦不運用，這種現象，對那些富於想像的詩人們，常喚起死的象徵。

爲什麼我們應該去睡覺哩？雖有不少的解釋，問題仍是一個懸案。有的人以爲腦血太多，有的人以爲腦血太少，有的人以爲腦筋被毒物所化，更有的人，以爲這是本能作用，要避免這種毒物。

我們雖不知道爲何要去睡覺，而我們却知道他的一種

現象，所謂「無利害」的態度。在醒的時候，我們沈入千變萬化之中，我們動作，我們奮鬥，我們耗費。我們的神經，支持不住這種過度的消耗，深感到一種疲倦，由本能的推移，我們退隱在被窩的帳幕之下，彷彿一個失戀的詩人，不關心一切的利害，任世界便那樣下去，而我們也便睡着了。

有種普通現象，更可說明這種「無利害」的意念。當我們心中有事之時，縱使想伏在夜神的羽翼之下，眼睛強閉，却是睡不着。將那作累的事實排開，而過去與未來相連的回憶與幻想，又展在眼前。失眠增加疲倦，疲倦增加

失眠。

這種說法，似乎較好一點，但他仍非是絕對的，一個母親睡在她娃娃的身旁，外邊任何的噪聲，不會進到她的耳鼓，可是嬰兒的微動，會把她一下驚醒，全世界對她是無關係的，只要除開她的小寶貝！她睡着，她的心却是醒着，從此可知『無利害』的態度，亦是相對的。

睡覺既是如此，我們在睡眠中，外邊給與的刺激，雖非完全取消，但是至少很難感得到了。在我們醒時，所收藏的印象，睡着後，他們却仍存在內部，他們將下意識中所貯藏的影子喚起，接構成些奇幻的影像，這便是夢的肇

生。

在我所做的夢中，醒後追尋他的踪跡，始知是兩封信的來源。我一方面往北平去信，告登哥說我的歸來，另一方面往瑞士去信，說我平安的回到中國。於是，這個使人煩惱的夢，便出現在我海程中，最後的一夜間。

x

x

x

在我寫完這篇東西後，船已進到吳淞，大家都上到甲板，急切底望着上海城。

船停在浦東，待將行李運下後，始可下去。我坐在客廳中，等候這兩點鐘的過去，心中却想念：『現在可到了

祖國了！但是，回來又怎麼？」

未曾上船之先，別人說這是一個長而可怕的旅行，自己雖覺着沒有可怕之處，時間長久，却是很真實的。及至上了船後，海上的生活與陸上一樣，女子們的噪嘴，孩子們的啼哭，開會，派代表，在騷動中，像夢也似的便過去了。於今追想起來，不特海程的時間，旅歐的八載，像是一個夢，便是爲人留戀的人生，又何常不是一夢哩？

波動終。

勛 波



中華民國廿四年拾月七日 收到

版權所有

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十五日出版

波動

實價五角

著作者

閣宗臨

印刷者

傳信書局

發行者

北平北池子經房
傳信書局

